

# 务虚笔记

史铁生



各處筆記

史铁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务虚笔记/史铁生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11

ISBN 978-7-02-007388-7

I. ①务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2209号

责任编辑:杨柳

美术编辑:何婷

责任印制:李博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12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5.875 插页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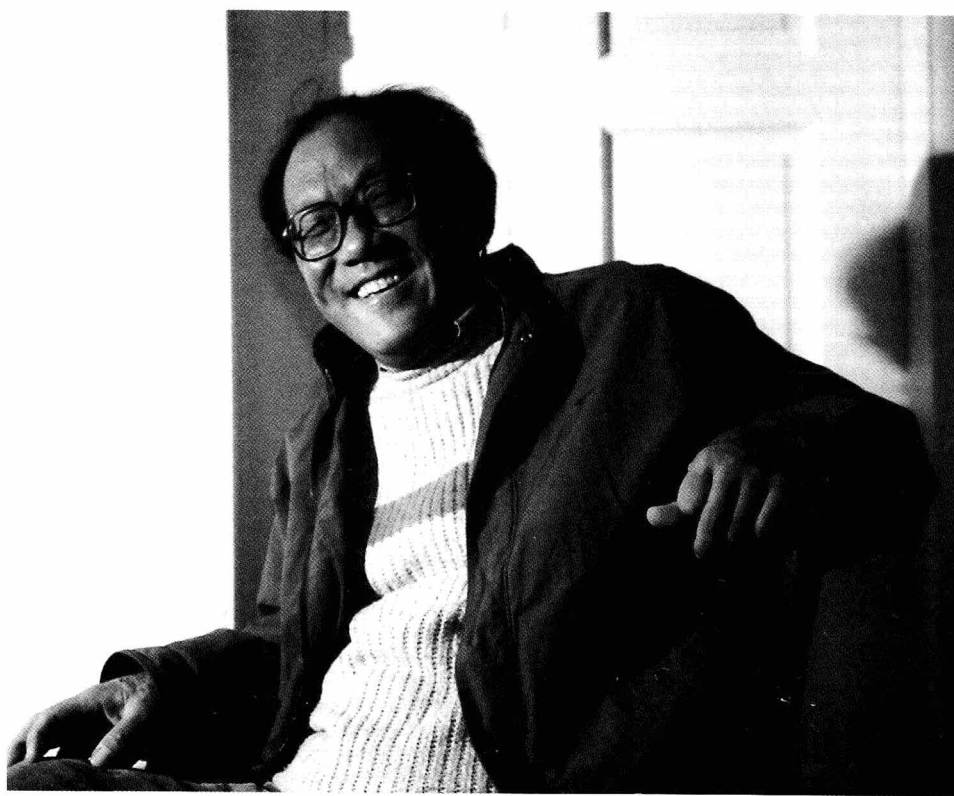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001-6000

ISBN 978-7-02-007388-7 定价30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“ 史铁生

# 目 录

一	写作之夜	( 1 )
二	残疾与爱情	( 9 )
三	死亡序幕	( 19 )
四	童年之门	( 36 )
五	恋人	( 49 )
六	生日	( 70 )
七	母亲	( 94 )
八	人群	( 119 )
九	夏天的墙	( 133 )
十	白色鸟	( 164 )
十一	白杨树	( 191 )
十二	欲望	( 219 )
十三	葵林故事(上)	( 247 )
十四	昨天	( 270 )
十五	小街	( 292 )
十六	葵林故事(下)	( 314 )
十七	害怕	( 333 )
十八	孤单与孤独	( 360 )
十九	差别	( 392 )
二十	无极之维	( 436 )
二十一	猜测	( 451 )
二十二	结束或开始	( 478 )

## 一 写作之夜

### 1

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。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,永远不会想到,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,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,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。他们不会记得我了。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,在一座古园中,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,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,一盏路灯在夜色里画出一块明亮的圆区,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,有满地铺撒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,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,跟他们说东道西。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,那些事在他们记忆中已是不复存在,如同从未发生。

但也有可能记得。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,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,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终生。

但那不再是我。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,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。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,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,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。但那已与我无关,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,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。

男孩儿大概有七岁。女孩儿我问过她,五岁半——她说,伸出五个指头,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,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。当时我就想,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,我和这两个孩子,将很

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，失散在周围纷纷纭纭的世界上，谁也不再找不到谁。

我们也是。我和你，也是这样。我们是否曾经相遇过呢？好吧你说没有，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，或者不曾觉察，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。

## 2

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，在一座古祭坛近旁。我是那儿的常客。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。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——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。他们跑进灯光里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，冲着一棵大树喊：“老槐树爷爷！老槐树爷爷！”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。我说：“错啦，那不是槐树，是柏树。”“噢，是柏树呀。”他们说，回头看看我，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。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了，问我：“怎么这棵没有叶子？怎么别的树有叶子，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？”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：“对，死了，这棵树已经死了。”“噢，”他们想了一会儿，“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？”“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它早就死了。”“它是怎么死的呢？”不等我回答，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：“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！有一个人，他端了一盆热水，他走到这儿，哗——得……”男孩儿看看我，看见我在笑，又连忙改口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，是有一个人走到这儿，他拿了一个东西，刨哇刨哇刨哇，咔！得……”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，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：“后来它就怎么了呀？”男孩儿略一迟疑，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：“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，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，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，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说：“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。”男孩儿说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也可能是因

为它太老了。”男孩儿还是问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。”男孩儿不问了，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。

现在我有点儿懂了，他实际是要问，死是怎么一回事？活，怎么就变成了死？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，是什么？死是什么？什么状态，或者什么感觉？

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你知道吗？死是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，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，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——无非胡猜乱想而已。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，以及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。

### 3

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，下得细碎，又不连贯。早晨听收音机里说，北方今年旱情严重，从七月到现在，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。水，正在到处引起恐慌。

我逐年养成习惯，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。然后，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若是没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读书，想事，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做小说的东西。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，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几十年已经没有了。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，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，说“是伯伯不是爷爷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。人是怎样长大的呢？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，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，忽然有一天，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？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。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，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，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。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，白的、灰的、褐色的，飞着、叫着、活着，一直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它们，永远都是那



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,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,生死相继了数万年。

4

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(“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?”“不对,不是爷爷是伯伯。”“噢,伯伯你看的什么书?”),我翻给她看。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。没有。“字书。”她说,语气像是在提醒我。“对,字书。”“它说什么?”“你还不懂。”是呀,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,也不应该懂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。

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: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/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/尘灰悬在空中/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。

不不,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,更是生存与开始。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,不是吗?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,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。那么,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,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,开始着,展开着。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。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,或者正在开始,正在展开。也许就那个偶然的开始,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,借意犹未尽来展开。但无论如何,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,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,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。那时候,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,在床头,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,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,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——那个以“艾略特”命名的老人,他写的书。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,在风雪席卷过街巷的日子,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,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,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,在一年四季,暮鼓晨钟昼夜轮回,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,作为结束和开始,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。那智慧的老人他说: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/而

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。/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。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,他说:如果你到这里来,/不论走哪条路,从哪里出发,/那都是一样/……/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/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,因为像一个舞蹈家/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“跳去”。这个老人,他一向年轻。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?他说:是爱。这个预言者,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?在他这样写的时候,这城市古老的城墙还在,在老城边缘的那座古园里,在荒芜的祭坛近旁,那棵老柏树还活着;是不是在那老树的梦中,早就有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和那两个孩子?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,于是坦然赴死,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?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: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/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。/我们只是活着,只是叹息/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……这预言,总在应验。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。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。

## 5

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。这是一个传说,不过是一个传说。是我从奶奶那儿,从母亲和父亲那儿,听来的一个传说。

奶奶说: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,那雪下得叫大,没见过那么大的雪。

母亲说:你生下来可真瘦,护士抱给我看,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?你是从哪儿来的?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,窗户发白了。

父亲便翻开日历,教给我:这是年。这是月。这是日。这一天,对啦,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。

不过,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,是零,是完全的虚无,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,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。“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”——这不

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。“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”——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。

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：我生于一九五一年。但在我，一九五一年却在一九五五年之后发生。一九五五年的某一天，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，时间，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。在此之前一九五一年是一片空白，一九五五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，渐渐有了意义，才存在。但一九五五年那个周末之后，却不是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天，而是一九五一年冬天的某个凌晨——传说我在那时出生，我想像那个凌晨，于是一九五一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一九五五年的一个星期天。那个凌晨，奶奶说，天下着大雪。但在我，那天却下着一九五五年的雪，我不得不用一九五五年的雪去理解一九五一年的雪，从而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有了形象，不再是空白。然后，一九五八年，这年我上了学，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关系，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做地球。而此前的比如一九五七年呢，很可能是一九六四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，那时我才听说一九五七年曾有过一场反右运动，因而一九五七年下着一九六四年的雨。再之后有了公元前，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着人类远古的情景，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向未来，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二〇〇〇年的幻想，我站在今天设想过过去又幻想未来，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，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。

## 6

往事，过去的生活，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，它们都已无影无踪，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。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，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。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？不，好像也不。一切被意识到

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，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，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。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？如果占有，是多久？“现在”你说是多久？一分钟？一秒钟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？这样下去“现在”岂不是要趋于零了？也许，“现在”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？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，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。现在是趋于零的，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毁灭，便是虚空。那么未来呢？未来是真实的吗？噢是的，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，在于它的不曾到来，在于它仅仅是一片梦想。过去在走向未来，意义追随着梦想，在意义与梦想之间，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。在它们的重叠之处，我们在途中，我们在现在。

## 7

但是，真实是什么呢？真实？究竟什么是真实？

当一个人像我这样，坐在桌前，沉入往事，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，要在纷纷纍纍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，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、分解、融化、重组……如烟如尘，如幻如梦。

我走在树林里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。整整那个秋天，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，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。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，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，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，时而在黑暗中隐没。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，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，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，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。

往事，或者故人，就像那落叶一样，在我生命的秋风里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，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。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，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像他们，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像那些

逃遁进黑暗里的。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,只能看到想像中他们的样子——随着我的想像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。这另一种明亮,是不真实的么?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,你仍然能够想像它们,因为你的想像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,但想像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,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。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,我看着它们,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?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,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。往事,和故人,也是这样,无论它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,它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。

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,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儿。真实,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,有时候是一种猜测,有时候是一片梦想,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。

而且,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,顺便雕铸了我。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,又能是什么呢?就是这些印象。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,那便是我了。

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:

下面这句话是对的

上面这句话是错的

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:

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

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

## 二 残疾与爱情

### 8

很多年了,我还是常常怀疑:C坐在轮椅上,他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玩笑?

在我纷纭的印象里最先走来的就是他。一幅没有背景的画面中,我看见C坐在轮椅上,宽厚的肩背上是安谧的晨光,是沉静的夕阳,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笑。他转动轮椅的手柄,轮椅前进、后退、转圈,旋转一百八十度、三百六十度、七百二十度……像是舞蹈,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,没有背景,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,他坐在那儿轻捷地移动,灵巧地旋转,仿佛这游戏他已经玩得娴熟。远远地你想喊他,问他:“喂!什么呀,这是什么呀?这玩意儿是谁的?”他回转头来笑笑,驱动着轮椅向我走来。你想喊他,想跟他说:“嘿下来,快下来,哪儿来的这玩意儿?你快下来让我玩玩儿……”

但是你走近他,走近C,于是发现他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,那时你才会慢慢想到发生了什么。尤其是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下身——近乎枯萎的双腿,和,近乎枯萎的整个下半身——那时命运才显露真相。那时,画面里就有了背景。在他的车轮下有了土地,在他的头上有了蓝天,在他背后和周围有了山和海一样的房屋与人群。在我的印象中或者在C的形象里,有了生命,有了时间。

我记得,在一个难忘的夏天,有一个双腿瘫痪的男人结束了他四十年的独身生活。在写作之夜在我的印象里,这个人,他就是C。

那个夏天,他结了婚。

他结了婚——这四个字听上去多么简单。

## 9

那年北方的夏天来得早,才进四月,海洋上的热风便吹上了陆地。与此同时,一个散失久远的梦想又回到C的心里——他远方的恋人写信来说,她就要在这个夏天回来。信上说,一俟那边的事可以脱身她立刻就启程,就回来,就再也不走了,永远不再走了,不再分离。多少年了呀,C以为这梦想就怕永远是梦想了,可忽然梦想就要成真。C的头上已经有了斑斑白发,他的恋人X也已不再年轻,但是等了这么多年到底是等来了这一天。

那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。整个城市都像是处在热恋中,人们都不待在家里,条条大街上都是人的河流,在宽阔的地带聚成人的海洋……似乎是那阵阵热风,忽然掀动了人们悠久的梦想……C摇着轮椅在街上走,被人流裹挟着,冲卷着……喧嚣的人声仿佛是那辽阔的阳光和风固有的音讯。C停下轮椅,坐在河边,心里想:也许梦想都是相似的路途,都是同一种神秘的指使……

什么?在这写作之夜我问他:你说什么?什么神秘的指使?

他埋头想了一会儿,然后我听见他在那河边说:生命本身的密码。很可能,这颗地球上的一切梦想,都是由于生命本身的密码……

他痴迷的眼睛里是涌动的人群,继而是深阔的蓝天。他仰头冥望。我知道,他必是刹那间又看遍了自己的四十年。

我轻声问他:那密码是什么呢?

C久久不语。

我轻声问他：残疾？还是爱情？

我等着，直到我看见，他的目光从深阔的蓝天上降落，涌动的人群重又在他眼睛里升起，他才点点头——声音传进我的写作之夜：是呀，是残疾也是爱情。

阳光任意挥洒，路面上、楼窗上、低矮的屋顶上、古老的城楼上、每一片新绿的树叶上……到处都是炽烈的光线，炽烈地喧嚣震荡、飞飞扬扬。C给X写信去，让她那边的事一结束就快回来吧，真怕又会有什么事阻碍了他们盼望多年的团聚。人流如潮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冲涌回旋，像汛期的河水要涨出狭窄的河道。他给X拍去电报让她快来吧，立刻就来！

鬼使神差他们真是选了个千载难逢的日子。X回来的那天城里的交通也断了……紧张的气氛使他们的重逢相形见绌，使渴望已久的亲吻不合时宜。激动被惊讶和忧虑冲淡了，他们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互相望着：你还是这样，你也还是这样。他们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走，时而在拥挤的地方停下来，再互相看看：你有些变了，你也有些变了，是的我们都已不再年轻。躁动的阳光使团聚的欢乐微不足道。他们穿街过巷，她推着他的轮椅走，徒步回家。

那天夜里躺在床上，他们整宿地睁着眼睛，手拉着手无心做爱。手拉着手，仿佛担心又会在这黑夜里互相失散；紧张地听着街上的声音，分辨着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，心里不住地祈祷。闷热的黑夜密不透风。掀开窗帘望出去，家家门口都有默坐的和悄移的人影，偶尔嘁嘁嚓嚓地交谈，然后长久地凝望星空。

一连很多天都是这样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个季节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结婚。C和X一天天推迟着婚期。

.....

然后，在我的记忆里或者我的印象中，夏天的雷声由远而近，



风尘飞扬，树叶被风刮得苍白，但没有人声，没有以往风雨欲来时人们匆忙回家去的吵嚷，没有母亲在阳台上召唤贪玩的孩子快快回家的呼喊。雨，毫不知趣地自己来了，倾泻，飘洒，敲打着一切，但那声音也似与以往不同，单调、沉闷，甚至无聊，如同落进了无人的旷野。没有人来。雨中没有人来，等雨过去，也没有。

阳光又走进屋里，显得空幻，在墙根儿那儿折上去，爬到老挂钟上，钟摆左右摇闪。

很久，不知他们谁对谁说：“我出去看看，你就待在家里。”

无论是谁对谁说，“家”这个字忽然从遥远或是陌生中走出来，使他们感动得几乎落泪。“家”——甚至这个发音，在弥漫无边的空寂之中余音袅袅，让他们感动涕零。

他们一同出去。关上家门，关上，就是说它暂时等在这儿，家，等在这里。斜阳中的一座小屋，随时等你们回来。他们一同离开，回头又看一眼，不说但心里都有一个“家”字。jiā——空寂之中这声音多么动人。

五六点钟，夏天，雨后的太阳很干净，就像是初生的孩子头一次发现这个世界时的目光，很干净，略略有一点儿惊讶。很久都不见一个人，雨水未干的路面上只有他们俩的影子。高楼林立，所有的门窗都关着，燃烧的夕阳从这块玻璃跳到那块玻璃，像是照耀着的一群模型。阳台上甚至没有晾晒物，没有女人鲜艳的衣裳，没有孩子飘扬的尿布，只有坚硬的水泥和它们灰色的影子。楼群巨大的阴影朝一个方向扑倒，整整齐齐，空空旷旷。

C说：“这情景，我好像见过。”

“是吗？”X问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C不说，但他想起来了：是在梦里，在他与X分别的长久岁月里的他的梦里。

他们沿着河边走，落日涂染着河边砖砌的护栏，上面有孩子画下的鸟儿和波浪。远处，立交桥如同一个巨型玩具摊开在那里无人问津，仿佛游戏的孩子走开了，抱着他们的玩具车跑走了；而他